



第十六届 百花文学奖

小说月报

获奖作品集

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 编

(上)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第十六届 百花文学奖

小说月报

获奖作品集

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 编

(上)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·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5.6
ISBN 978-7-5306-6770-5

I. ①第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2074 号

选题策划: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 编辑统筹:徐晨亮
责任编辑:齐红霞 赵芳 封面设计:任彦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长荣健豪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790 千字 插页: 8 页

印张: 44.75

版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86.00 元 (上下册)

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
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

目 录

(上)

[中篇小说]

方方小传
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

方 方…………… 004

这当然不只是个人悲伤

方 方…………… 069

迟子建小传

晚安玫瑰

迟子建…………… 072

时间之河的玫瑰

迟子建…………… 137

蒋韵小传

朗霞的西街

蒋 韵…………… 140

西街与我

蒋 韵…………… 170

陈应松小传

滚钩

陈应松…………… 174

《滚钩》小谈

陈应松…………… 209

邵丽小传		
第四十圈	邵 丽·····	212
无言以对	邵 丽·····	255
石一枫小传		
世间已无陈金芳	石一枫·····	258
关于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	石一枫·····	310
叶广芩小传		
太阳宫	叶广芩·····	312
太阳宫的感悟	叶广芩·····	331
赵玫小传		
蝴蝶飞	赵 玫·····	334
关于《蝴蝶飞》	赵 玫·····	368

(下)

王十月小传		
人罪	王十月·····	370
再说复活之难	王十月·····	402
弋舟小传		
所有路的尽头	弋 舟·····	406
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	弋 舟·····	449
胡学文小传		
风止步	胡学文·····	452

拯救与抗拒

胡学文…… 492

徐皓峰小传

师父

徐皓峰…… 494

纸上文章贵 毫端血泪多

徐皓峰…… 521

[短篇小说]

毕飞宇小传

大雨如注

毕飞宇…… 526

关于《大雨如注》

毕飞宇…… 539

贾平凹小传

倒流河

贾平凹…… 542

命运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文学品种

贾平凹…… 561

铁凝小传

火锅子

铁 凝…… 564

关于《火锅子》的写作

铁 凝…… 570

苏童小传

她的名字

苏 童…… 572

关于《她的名字》

苏 童…… 585

晓苏小传

回忆一双绣花鞋

晓 苏…… 588

短篇小说像少妇

晓 苏…… 602

张楚小传		
野象小姐	张 楚·····	606
关于《野象小姐》	张 楚·····	622
徐则臣小传		
六耳猕猴	徐则臣·····	626
我们的心里都住着一只六耳猕猴	徐则臣·····	635
蒋一谈小传		
林荫大道	蒋一谈·····	638
关于《林荫大道》	蒋一谈·····	651
王方晨小传		
大马士革剃刀	王方晨·····	654
一把断魂刀的锋芒	王方晨·····	669
秦岭小传		
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	秦 岭·····	674
你的生命里还有水吗	秦 岭·····	683
蔡骏小传		
北京一夜	蔡 骏·····	686
天堂向左,一夜向右	蔡 骏·····	704
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说奖获奖篇目	·····	706
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说奖评审寄语	·····	709
编后语	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·····	711

中篇小说

zhongpianxiaoshuo



中篇小说奖·获奖作品

方方小传

方方，女，本名汪芳，原籍江西，1955年生于南京。曾当过四年装卸工人。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乌泥湖年谱》《水在时间之下》《武昌城》及小说集、散文集数十种。中篇小说《风景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琴断口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意、葡、韩等文字译本。小说《十八岁进行曲》《桃花灿烂》《纸婚年》《埋伏》《过程》《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》《奔跑的火光》《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》《万箭穿心》《琴断口》《声音低回》分获《小说月报》第二、五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届百花奖。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

方 方

河并不宽，石头遍布。

水在石头缝里流，风小时可听到嘀嘀哆哆声，像是两人在叽叽呱呱地讨论，如少女的清脆，间或似还有笑。山里的风经常很大，于是更多时，石缝的水轰轰着撞石，倒像两个男人瓮声瓮气争执。越朝山里，路越细窄。两架山便对脸凝望。山影也轮流倒在对方的身上。

下了几天雨，木桥垮掉。村长原说马上就修。眼见雨又要下，村长就又说，等雨停稳再修吧。

涂自强从溪南村回来。过河时，踏着石头，一步一跃。以前上学，他懒得走桥，也这么跳。人之本能许多都与动物类同。涂自强每跳石头都有愉悦之心。

只有这天，他心神黯然。涂自强捏着采药给的诗。适才在板栗树下与她挥手作别时尚且放声大笑，转身拆纸展看，却发了呆。想回头，却又忍下了。二十几里山路，这诗竟一字一榔头地敲打着他。落在脑袋顶，也落在胸膛，痛得他走走歇歇。还没到家，所有字便如同石匠凿刻了两次。脑袋里一次，心头上一次。

不同的路
是给不同的脚走的
不同的脚
走的是不同的人生
从此我们就是
各自路上的行者
不必责怪命运
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

采药落榜了。她情绪低落，不想多话，只是在这张淡蓝纸上写字，然后交给

他。涂自强想起，这是他在县城配眼镜时，特意到文具店买下的一沓蓝色信笺。他知采药喜欢写点什么。

从石上一跃上岸，涂自强未及站稳。迎面过来一头牛，牛背上坐着四爹爹。四爹爹说，强伢，说是你考取大学了？

涂自强点点头，说，是呀。

四爹爹说，要去汉口？

涂自强说，嗯。不过学校不在汉口，在武昌。

四爹爹便拍着牛背大笑，说，好好好，都一样都一样。我涂家也出了人才。

四爹爹的手太重，拍得牛不知所措，两眼露出恹惶。涂自强淡淡笑道，四爹爹，只是上个大学哩，还不是人才。

四爹爹说，咋不是？村子里卢家孙家，没一个大学生吧？村长的儿，也没考取是不？何况你还不是去襄樊，是去汉口！你四爹爹，还有你爹，你一箩筐的叔伯，哪个去过汉口？你不是给我们涂家争光又是咋的？

涂自强想想也是。涂家在村里是小户，一直受气，这回也算可以扬眉一次。四爹爹说，强伢，你这口气争得好。想当初，你生下来，你爹叫我给你取名字，我就想到两个字：自强。我们涂家没有别的，就是靠自家强。

涂自强笑道，难怪我考得好，原来是四爹爹名字取得好哩。

四爹爹便高声笑起，嘎嘎的，河两岸满山的树如被大风吹刮，也都哗哗哗的。牛也被这笑声感染，恹惶不见了，它“哞”地叫了一声。四爹爹说，看，我屋里三黄都替你高兴哩。

风掠过涂自强耳边，夹杂其中的笑也轰隆隆地过去，响亮且欢悦。涂自强原本有些痛得紧紧的心，竟被这声音舒缓下来。

这天夜里，一家人都高兴，且睡不着觉。父亲一向呆板的面孔，也活动起来。嘴角边似漫出笑意，又似不是。母亲慌张地进出，不知忙些什么，还不停地转到案前，给摆在上面的观音菩萨拜上几拜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上几句。四爹爹领了远亲近邻几个过来祝贺，录取通知书便在这些黑糙的手上传来传去。一伙子人七嘴八舌地又坐了许久。

涂自强没有加入谈话，他只是静坐一边。劣质烟雾呛得母亲连连咳嗽，她的眼睛被灶火熏得早已浑浊，见烟淌泪。直到夜静得狗都懒得叫了，此时人们才一个一个高声地咳着离开。

这晚的涂自强也久久睡不着。他有许多的高兴，但也不尽然。月光从屋顶亮窗漏下，很淡却很晃眼。采药的脸和诗便都在那片光亮处游走，没有言语，只是静走，仿佛鬼魂。涂自强迫使自己闭上眼睛。这鬼魂便越过他眼皮，浮在暗中，继续晃荡。晃着荡着便入了梦。涂自强只见自己一步一步地随着鬼魂，然后

抵达一处沙漠。沙漠了无边际，亦了无一人。他不知他追随着谁，只知剩他一人在苦苦挣扎。挣扎到脱力，连路都走不了，于是爬。爬去爬来，他亦不知自己要爬向哪里。蓦然间，身边有驼铃来去，清脆嘹亮。人们皆抬头走路，笑声夹在铃声里，全然不觉有他存在。他也就低头不看，努力地在它们脚边爬着，骆驼蹄几次都踩到他。他痛得嗷嗷叫唤，叫喊压不住驼铃里的笑，自是无人听见。就这样，天色爬出了朦胧。亮窗里的光变得明亮，然后发热，热气落在他的身上。莫名中他就醒了。揉眼时，恍然还在爬，并在身后爬出一行字，每一字都很清晰，浮在黄沙上。风刮得呜呜作响，竟未吹散它们。涂自强看得很清楚，字有九个：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。

太阳升得老高。涂自强走出屋门。母亲正喂猪。猪是前几月才去镇上抓回的。母亲说，看，小黑长得多肥呀。小花前阵子瘦，现在又回过阳来，见天儿长肉。等你从大学放假回，它两个，哪个肥就杀哪个。

涂自强自上中学，家里就没让他喂过猪。他想接过饲料，母亲却避了下身子，说这个活儿哪能让你做。又说，我煎了面饼，放了鸡蛋，是今早上家里的鸡特意为你下的。

涂自强很少起得如此晚，他说，妈你怎么不叫我起？

母亲笑道，我就是想让你睡哩，难得我儿好生睡个安神觉。

涂自强便跟母亲搭讪，有一句没一句。母亲执意赶他进屋吃饭，涂自强只好随她。面饼搁在灶台上，涂自强便坐在灶前的木椅上嚼面饼。那个梦竟在此时又浮了出来。平常睡醒，梦都会忘得干净，可这一次，却记得整个过程。涂自强不解其故。又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会爬在沙漠里，好孤单好落魄的样子？

涂自强是家里唯一的儿子。他原有两兄一姐。姐姐十六岁时，跟人外出打工，从此了无音讯，连一个字都没有寄回。村里其他打工的人，都说没见过她，涂自强的母亲不知何处找她，便只每年在她生日那天，下一碗面，一家人闷闷地吃，边吃边叹，说人怕是没了。而两个哥哥，一个痴呆，没满七岁就死掉了。另一个倒是长成了人，在姐姐跟人出去打工那年，也跟村里人去到山西挖煤。早几年还带钱回家，后又捎信说在外面找了个媳妇，媳妇也没带回来过。再后来，就没了消息。山西有人带来口信，说是死在煤井下了。他在山西哪里？又在哪口井挖煤？家里无从知晓。涂自强曾想去找，被母亲拦下。母亲说，上哪找？再把你丢了咋办？这就是他的命。家里就指望你了，你还是好好读书吧。父亲本就是闷人，没了两儿一女，他更是一天难说一句话。除了在山脚种土豆，再或进山打柴，涂自强没见他做过别的事。十年时间，哥姐连续出事，父亲仍是进山打柴刨土豆地，眼泪都没见流，谁也不知他心里的想法。母亲说，他会想啥？他

什么都不会想。他脑袋是空的。再说了,想又有有什么用?母亲说时,眼泪哗哗地往下垮。她的眼被灶柴长年熏得管不住眼泪。垮了一阵,便自家用衣袖把泪一抹,说就是这个命吧,好在还有强伢。

那一年涂自强上了高中。

涂自强从父亲和母亲的脸上,看到了自己的责任。他心知父母心里千痛万痛,能够扛下来,就是心里还有盼。他就是他们的那个盼。明白了这个,涂自强每天早起,都在心里对自己说,涂自强,你不可让爹妈失望。

吃完饼,涂自强在缸里舀了一勺凉水,咕嘟嘟灌了下去。这是他在学校养成的习惯。学校早餐大多就一个馒头,吃不饱。采药说,吃完就喝水,馒头在胃里泡涨开,就会饱。涂自强听信采药的话,于是每天饭后要喝一茶缸水。喝水后果然有强烈的饱感。采药说那话时,他俩刚升到初二。

涂自强眼里又浮出采药的样子。他想,要不要再去一趟溪南村?母亲挎着筐,手上拎了根锄,说是去坡边的地里挖点土豆。涂自强说,我去吧,你在家歇着。

母亲一闪身,说哪能让我儿做这样的粗活,这不成。村里人会骂我的。四爹爹昨晚还说了,你就是我们涂家的金枝玉叶,要好好伺候着。

涂自强就笑了,说吓唬人哩。

母亲也笑了,说吓唬就吓唬,我们愿意哩。你去跟同学玩儿去吧,也在家待不了几天。四爹爹还说了,你一脚跨出村,将来就是国家的人才。我们涂家不可以屈了人才。

涂自强觉得跟母亲说不清,只得望着母亲远去。母亲年岁渐长,走路也没了以往的轻快,一步一顿,重重的样子,仿佛腿上坠了铁块。日常的灶柴和冬天的炭烤,累月烟熏火燎,她的眼睛业已浑浊不清,用衣袖拭眼已成习惯动作。涂自强看着母亲不时抬手拭眼,心里发酸,暗想,将来一定得让她过好日子。

天气十分晴好。村长领了两个木匠开始修桥。涂自强过去打招呼,村长说,强伢,你好出息。往后进了城,还是要记得乡亲哟。

涂自强说,当然当然。走哪儿都不能忘本。

村长斩钉截铁地说,学好了得去县衙当官!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当官,就吃不到亏。朝内有人,一村人都好过。你爹妈我会照应。你呢,将来就照应我们村。

涂自强哭笑不得,说我学的是物理,这不是当官的专业哩。

村长说,谁说不是?溪北村马家小子学的是养猪哩,谁见他养猪了?在京城当了领导,县长见他都哈腰。看看他们溪北村,县里有好事情就归他们,修路都先修到他们村口上。涂自强笑笑没回嘴,他知道村长说的是个事实。

涂自强独自朝溪南村走。他本不想走这个方向。脚却不由自主。脚已经习

惯了到那里去。习惯了沿着溪岸，习惯了贴着山边，习惯了顺着杜鹃花一溜开着的土径，就像狗习惯了自己回家的路一样，脚也习惯了去溪南村找采药。

一直走到溪流拐向西山涧，猛见到溪南村口的板栗树，涂自强怔了一下，刻在他脑海的诗又浮了出来：不同的脚 /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 / 从此我们就是 / 各自路上的行者。

涂自强刹车样收住脚步。他蹲在一丛杂木下，埋下头强迫自己定下心来。他对自己的脚说，往后再不准走到这条路上来，要记得去走一条新路哟。

二

离开学还有好些天，涂自强决定提前走。他对父母说，咱的钱也不够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城里打工的地方多，早去说不定可找个地方干干活儿，多少也挣点读书钱哩。父亲说，娃说的是。闲着是来不了钱的，何况山里活儿钱也难赚。这是涂自强这辈子听到父亲讲的最长的一句话。他有些惊讶。

母亲便说，都随你哩。

涂自强出发那天是个周五。父亲早起看了天，说了一句，今儿天色好出门。屋外的天很亮，两架大山耸着厚背，却也遮挡不住一道道光明。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，落得一地灿烂。山坡上的绿原本就深深浅浅，叫这光线一抹，仿佛把绿色照得升腾起来，空气也似透着绿。

母亲坚持让涂自强穿长袖衬衣，嘴上说，山里风凉，到了镇上，天热了，也不要脱，太阳大着，防晒哩。涂自强由着母亲，因为他知道，任他怎么反对，也是没用的。

母亲将一条细长的布带仔细地扎在涂自强的腰上。扎紧了，又特意用手扯了两扯。这是母亲连夜赶着缝起的。布带有一寸宽，双层空心，细密的针脚把布带口封得严严实实。母亲缝完还用手拽了几拽，见没拽散，才放下心。现在，它里面鼓鼓囊囊地塞了东西。母亲努力地让它们变得平展。涂自强知道，那是钱。是他全部的钱。是这些天村里所有涂姓人家凑给他的学费。钱很零碎，村里人家甚至没有大钞供他们一换。母亲说，这个万不可离身，也万不可被人瞧见，更不可丢了，乱花也不可以。村里人都穷，凑这么多是心意。你去学校就得靠它。爹妈帮不到你，我儿你全得自己靠自己了。

母亲说着，眼睛又流了泪，她依然用衣袖拭眼。涂自强看到母亲的衣袖处业已黑湿一片，便有些难过。但他还是忍下了。母亲的头发被门外的风吹得翻起，发根深处露出些白。母亲刚满五十岁，却已像个老人。涂自强想，将来定要让他们住进城里，定要让他们这辈子享享福才是。

涂自强搭了台拖拉机离开村庄。村子人家并不多，都分散在一个个山坳里。远的过来一趟要跑几十里路。但村里老少差不多全赶来为他送行。路口的银杏树下，稀稀落落地站着他们。鸡狗猪还有小孩子亦都倾巢而出，在大人的腰以下，一派胡窜乱跑。涂自强跳上拖拉机，见整个树下鸡飞狗跳得煞是欢腾，心里竟冒出不舍的念头。

山里静，拖拉机开离了好远，还有声音沿路拐弯托风传来：强伢，要当个大官回来！又有声音说，回来把村里的路修宽点，好走卡车。

涂自强又感动又好笑。拖拉机手是涂自强的小学同学。他读到五年级家里没钱就退了学，现在便跟着镇上的建筑队拉砖拖石头。拖拉机手说，都拿你当英雄哩，指望你学完回来拯救村庄似的。

涂自强便笑，说亏得他们敢想，吓也要吓死我了。

拖拉机手哈哈大笑，说小时候还以为我比你有出息，想不到居然你比我出风头多了。

涂自强说，我不过傻读书罢了，到现在还是你出息呀。这不我蹭你的车来了。涂自强话音一落，拖拉机手又一阵大笑。拖拉机便摇摆得厉害。

翻了一座大山，离村远了。又行了许久，行至山脚拐弯，突然转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，拖拉机速度正快，眼见得要撞上。涂自强惊骇地叫喊起来。拖拉机手有点慌乱，遂将拖拉机朝着山壁贴去。

女孩倏一下擦边而过，几乎没有刹车，在涂自强惊魂未定之中，骑远了。拖拉机却失了控，贴着山壁开了十来米，熄火停下。拖拉机手跳下来，看了看拖拉机头，用脚踢了几下，然后朝着涂自强说，我见了女人就倒霉。得找人来修，怕是明天也动不了。

涂自强跳下拖拉机，说我哪能陪你等到明天？

拖拉机手说，不能等，就自己赶路去吧。原本说你蹭我的车，让我比你有出息的，现在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了。

涂自强笑了笑，说等你哪天有了好车，我再蹭。这机会我一定给你留。

拖拉机手帮他把行李拿下，又托起放到他背上，然后说，一边走，一边拦车，没准拦到小轿车，比我这个舒服得多。

涂自强懒得跟他贫嘴，背着行李，朝他晃晃手，自己上了路。所谓行李，其实就是一床被子包裹着几件换洗衣衫，再加三两本涂自强喜欢的书。冬衣从初中一直穿到高中，早就烂得不像样子，母亲便说，今年冬天重新缝件新的，到时候寄过去。所以涂自强最厚的衣服就是一件运动衫，行李倒也不重。

通往镇上的山路是偏道，少有车辆往来，十分清冷。涂自强背着被子独行，便有些醒目。偶有汽车驶近，他忙不迭扬臂挥手欲拦之，汽车却根本不搭理他

的一厢情愿。一个司机甚至伸出头朝他啐了一口。涂自强闪身避让时，几乎摔到山下。稳住脚定神间，他想骂人，言辞到了嘴边，却突然想起采药的诗。采药说：不同的路 / 是给不同的脚走的 / 不同的脚 /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。是了，涂自强想，自己的人生，只能靠自己的脚朝前走了。

走着走着，倒也没觉得什么了。红军长征两万五，爬雪山过草地，还要打仗。而他不过背着行李朝镇上走，如此而已，又有什么可在乎的？这么一想，涂自强心里倒真的强大起来。

几近中午，涂自强还没出山。肚子却饿了。山边有户人家，门前门后都种着菜。涂自强走过去，门大开着，却没有入。

涂自强叫了一声，有人吗？

一个女人声音从头上落下，找哪个？

涂自强抬起头，见一女人从山上拖着树枝朝下走。树枝七叉八歪，长长短短。涂自强忙快跑几步，上到她跟前说，我来帮你。女人说，这个我自己拖下去，山上还有一些，你帮我弄下来。

涂自强继续朝上，约摸走了四五十米，果然见有一堆砍好的枯树枝散乱放在石壁边。涂自强顺了顺，找了根藤，挑了几束粗的，扎在一起，顺溜而下，拖到了屋后。女人正站在那里揩汗。她边指教涂自强摆放树枝，边说，学生娃，你找哪个？

涂自强说，我搭拖拉机去镇上，哪晓得它半道坏了，我只好走去。走到这儿，口渴，肚子也饿，看看能不能讨口水喝，搭边吃顿饭。说罢涂自强又大声补充一句，我付钱。

女人笑了起来，挥挥手说，去帮我把山上的树枝都拖下吧，吃饭不要钱，当是我付你的工钱。

涂自强一听大喜，忙不迭说，那是最好。

涂自强总共拖了三趟，方把女人堆在山上的树枝全部搬了下来。他抬头看看天，觉得这两天恐是会下雨，心道这柴湿了最是很难烧，便又将枯枝摆好理顺，见旁边扔着一块旧塑料布，顺手扯起搭在树枝上。

涂自强做完活儿，再进女人家时，女人已在厨房做饭了。灶火里的苗一蹿一蹿地朝外跳。涂自强说，做完了。

女人便一努嘴儿，说那边有水，洗手，喝，都行。山上的水，干净哩。

涂自强说，我晓得。我家的也是。

女人家的菜很简单，除了一碟咸菜，也只是一盘炒茄子，女人放了几只辣椒，碧绿碧绿的夹在其间。对涂自强来说，这些已足够好。女人不时给涂自强夹上两筷子，嘴上反复说多吃点儿。涂自强说，我知道我知道。